

文物说虎



吉州窑虎斑釉盏



登封窑珍珠地虎纹瓶



杜虎符

虎被誉为兽中之王,又位列“十二生肖”,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仅积累了丰富多彩的虎文化,还留下众多与虎有关的传说。今天,就以馆藏文物为例,聊一聊我国的虎文化。

有一种青铜器型,叫虎尊。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收藏有一只青铜虎尊,它呈老虎的造型,口径57.8厘米,腹径38.0厘米,通高63.5厘米,只见虎首微微昂起,露出两排锋利的牙齿,两只眼睛瞪着前方,鼻子翘起,颈部很粗,就像深山老林之中走出来的一只猛虎,凶猛无比,好像随时能够腾空而起,扑向猎物。这只虎尊为西周时所制,周身呈现青绿色,身上有红色的锈斑,看起来是合范铸造的。不得不感叹我国青铜制作工艺的高超,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,便已经有如此逼真传神的虎尊了。商周的青铜器经常出现凶猛动物的形象,也是为了展示敬神祭祖的虔诚和作为天

子贵族的威仪。

有一种兵符,叫虎符。在古代,符作为一种信物,能够一分为二,双方各执一半,两半相合,就能践行某种约定,这便是“符合”一词的由来。虎符是一种兵符,是调兵遣将的信物,由君王和将领各执一半,需要调兵时,君王便派使者手拿一半虎符去和将领核对。因此,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虎符是极为重要的。在陕西历史博物馆,收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秦国的杜虎符,它呈行走的老虎造型,头部昂起,腰部微塌,尾巴下垂,长9.5厘米,高4.4厘米,厚0.7厘米。这枚虎符只有一半,并且是左半边。根据虎符上所写铭文,右半边为秦国国君持有,左半边为杜地长官持有,两半合起来才能进行军事行动。

有一种纹饰,叫虎纹。《易经》云:“云从龙,风从虎。”作为百兽之王,老虎的形象令人畏惧,因此,古人经常使用老虎的形象达到驱魔辟邪的目的。故

官博物院收藏的一只珍珠地虎纹瓶,产自宋代登封窑,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橄榄,圆敞口外撇,短颈,溜肩,腹部略鼓,圈足,口径7.3厘米,底径9.5厘米,高32.3厘米。胎体灰褐色,施以白如珍珠的釉土,瓶身绘制两虎相搏图,只见在花丛中的草地上,有两只猛虎,一只张牙舞爪站立,另一只飞跃而起准备扑来,看来它们要进行一番酣畅淋漓的战斗,只是画面定格,不知道谁输谁赢。

有一种釉色,叫虎斑釉。虎斑釉是两宋时期出现的一种釉色,因色如老虎身上的斑纹而得名,多出自吉州窑。在安徽省铜陵市国盛民俗博物馆,便收藏有一只宋代的虎斑纹盏,正是出自吉州窑,它敞口,至底部渐收,圈足,口径16.5厘米,底径8.7厘米,高11.2厘米。这只虎斑纹盏有着斑斓的色彩,大气的造型,就像是躲在草丛中准备捕捉猎物的猛虎给人的神秘形象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◎咬文嚼字

“走狗”
曾经是个好词

在先秦时期,“走狗”,是一个中性词,一指猎犬。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:“世无东郭俊、卢氏之狗,王之走狗已具矣。”也指替人效力者,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:“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

在我国文艺史上,“走狗”一词,还曾用来比喻甘愿做他人的门生。郑板桥曾给自己刻过一枚“徐青藤门下走狗”的图章,这个提法既意味着对前辈的尊敬和推崇,也有自谦的用意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六:“郑板桥爱徐青藤诗,尝刻一印云‘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。’齐白石先生为先人之才智、气节所折服,深觉能做诸人门下之‘走狗’,不胜荣幸。他曾作诗云:‘青藤雪个远凡胎,缶老衰年别有才;我愿九泉为走狗,三家门下转轮来。’白石先生不仅想做徐渭的‘走狗’,还有吴昌硕和朱耷两位大家,他要轮值于三家门下。”

宋元时期,由于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,“走狗”一词,便发展演变为一个贬义词,指受主人豢养的爪牙、谄媚的人或阿谀奉承的人。

南宋宁宗时,宰相韩侂胄在都城临安吴山修建了一座别墅,取名“南园”。一日,韩宰相游其间,感到美中不足:“南园”状尽田园景色,惜缺犬鸣。结果,不大工夫,园内竟传出“汪汪汪”的狗叫声,原来是一个姓赵的临安知府在学狗叫。韩宰相闻之大乐,“遂亲爱之”,立刻破格提拔赵知府为工部侍郎,时人讥讽他为“狗叫侍郎”。

清人袁枚善于结交显贵,他在《随园诗话》中以大量笔墨来吹捧高官毕沅母亲的诗作,对此,郑板桥骂袁枚为“斯文走狗”。

现如今,人们多用“走狗”比喻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的人,谄媚的人或阿谀奉承的人。其本意猎犬以及其他含义几乎不用了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